

世界爱情诗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

爱情

诗选

黎华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爱情诗选

黎 华 选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7.5印张 1万行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150册

统一书号: 10110·471 定价3.15元

略说爱情诗的风格（代序）

袁可嘉

黎华同志编了《世界爱情诗选》，奉献给爱好各国诗歌的广大读者，要我在卷首说几句话。我有机会抢在许多读者之前看到此书的校样，愿意写下一点读后的感想。

爱情诗在世界上简直汇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黎华同志从中精选了三十一个国家一百十六位诗人的三百余首佳作，可称琳琅满目。这当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家名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而别具一格的山花野草，却都值得我们品尝。

情诗都是言情之作，但风格却可以大有不同。一开卷，我就为西班牙著名民主诗人洛尔迦的“小夜曲”（24页）所吸引。洛尔迦是位在1936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惨遭枪杀的诗人，他从小熟悉民间歌谣，他的情歌是民谣风和现代风的巧妙结合。民谣风表现在朴素的情操，通俗的语言，可吟诵的曲调形式（重唱句的运用）；现代风则表现在大胆的诉之感官的意象，如“在三月的桥上/裸体的夜在歌唱”，“茴香和白银的夜/照耀在屋顶上/流水和明镜的银光/你的大腿的茴香”。古典诗人很少敢用这种笔调。这里洛尔迦把象征主义者所强调的光色香味溶合一起，表达出一个沉醉在爱海中的人儿的馥郁多采的感官知觉。它与朴素的谣风相结合带来一种极为特殊的诗

意和情趣。

洛尔迦情诗的知觉感和里尔克情诗的抽象感，构成互相辉映的两种风格。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爱好音乐和雕塑，努力在创作中追求它们的流动性和线条美。他的作品“爱的歌曲”（39页），一开始就把爱情比作了乐器：

可是一切啊，凡是触动你的和我的，
好象拉琴弓把我们拉在一起，
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
我们被拉在什么样的乐器上？
什么样的琴手把我们握在手里？
啊，甜美的歌曲。

里尔克把爱情比作歌曲——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这个比喻不仅新颖得出奇，而且含意深刻。一对有情人的结合，在理想的意义上，不正意味着两根弦合奏出一支甜美的歌曲吗？诗人还进一步探索这是何种乐器，琴手又是谁？这个问题可大了，他在1907年写这诗时问而不答，从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看，这乐器可能就是大自然所代表的神秘力量，这琴手可能就是天使或上帝。我们读者当然也有权作出自己的回答。

象征派诗人极喜欢用颜色或香味来描绘对方，以衬托她的美丽，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法国诗人古尔蒙的短诗“发”（111页）在短短的三十一行诗里用了近三十种香气来形容西荣纳“有个大神秘／在你头发的林里”。这也许是世界诗歌史上在一首诗内运用各类香气之频繁首创记录的吧？但重要的是，他所采用的三十余种香气都具有朴实、清新的乡土品质。看来这位

无边的静
温婉、慈祥，
万丈虹影
垂白穹苍
五色映辉……

幸福的辰光！

读罢以法国为中心的**象征派情诗**，我们来到**英国和美国**。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与法国风格迥异的几类爱情诗。英美人比较注重实际，它们的诗歌传统中空灵虚幻的象征因素远不如法国显著。有人甚至认为英美没有合乎法国标准的象征诗。莎士比亚的十西行诗自属传世之作，但我特别推荐读者来品尝多恩的几首名篇。多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的代表，他们不满足于一般地抒述“卿卿我我”之情，而力求出奇制胜，用机智幽默和奇特比喻来写情诗，使它具有空前的思辨色彩。多少年来一向以情为主的情诗里这时突然出现了强烈的理性思维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这确是值得注意的空前之举，以致令人目为怪才。经过艾略特等人的宣扬，如今玄学派已成为英诗宝贵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为现代派所推崇所因袭，多恩本人也早由怪才而上升为大师了。

我们先来看看多恩的名篇“告别辞：节哀”。（136页）据传，1612年，多恩赴欧洲大陆前夕，曾有不祥的预感，因此作诗和妻子告别，事先就劝她节哀。诗是以多恩不幸“断气”为场景的。诗人在斥责了世俗的爱情以后说道：

但我们给爱情炼得如此崇高，
看不到眼，吻不到唇，触不到手——
那算得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
只要是内心的信念，不用愁。

精彩的段落跟着“炼”字来到了：

我们两个灵魂于是融为一片，
虽然我必须走，但要忍受
不是破裂，而是一种伸展，
就象把金子打薄了，美不胜收。

这里诗人出乎意料地把锻炼爱情比作锻炼金子，说他去世以后，夫妇融为一片的灵魂不是因而破裂，而是金子般伸展变薄，更加光彩夺目。这个想法已经够令人称奇了，但接下来还有更深刻、更有趣的比譬：

一定说它们是两个，那就是这样，
恰好圆规是由两只脚组成，
你的灵魂，那只固定的脚，好象
不动，但另一只动了，其实也动。

虽然它总是坐在中心，
但当另一只漫游得远了，
它就弯下身来，凝神细听，
另一只回到家，它又笔直站好。

把夫妻的亲密关系比作圆规的两只脚，谁也离不开谁，这有多巧妙，多贴切！你的灵魂是固定的那只脚，好象没有动，由于另一只动了，你其实也在动。固定的脚，居于圆的中心，只要另一只走远了，它必须弯下身来细听；当另一只脚回到了家，它又笔直地把身子站好。这种描写多么具有科学的确切性、含义的深刻性和理智的思辨性！那决不是泛泛的用滥了的套话“我怎么怎么爱你”所能比拟的。

经过这一番思辨，诗人就得出了这么一个令人信服의 结论：真挚相爱的夫妻永不会分离：

你对我就是这样，我只能
象那另一只，侧着身子转；
你的坚定使我的圆圈划得准，
使我的终点落在我的起点。

这样，诗人历经思辨和推论，得到纯真的爱人们永不会分离的信念，并以此告慰行将别离、不免忧心重重的妻子。这个极妙的“圆规双脚”的比喻今天已成为英语诗歌界家喻户晓的常用语。

“太阳升起了”（139页）也是多恩的知名之作。它的构思和表达方法同样是别出心裁的。诗人斥责太阳不该催恋人们起床，它尽可以催徒工上厂，学童上学，但爱情是不会分辨钟点日月，这些“时间的破布片”的，它是永恒的，不受时间约束的。他以为恋人的目光可以使太阳黯然失色甚至瞎掉眼睛；他声称他身旁的爱人胜过所有国家和君主的财富；他甚至要求太阳尽它的职责，温暖地照着情侣们，以其睡床作为自己运行轨

道的中心。这种极度夸张的语调给读者带来惊奇和喜悦。

英国浪漫派三杰——拜伦，雪莱，济慈——当然也都写过不少著名的情诗，他们既有浪漫派的共同特征，而且有很不一样的风格。情绪的奔放热烈，表现上的直露倾泻是他们的共同之点。他们的差别，首先是由于三个诗人的气质不同。说得简单化一点，拜伦为人老于世故，会盘算，比较实际。因此他的情诗也带有较多的思辨色彩，很会在失去情人的痛苦中寻求安慰。例如在“给赛沙”（168页）一诗中，诗人在痛悼早年恋人逝去之后说道，“墓穴里果真只有安适／又何需望你重返人寰”，并期待她把天上的福祉分一份给他。这样一想，哀情就大为减弱，双方都得到了慰藉。又如“你已经长逝”（171页）中说，“愤怒的风暴，和悦的阳光／跟你再没有缘分。／那无梦的睡乡，安恬静谧／我心驰神往，决不会哭泣；／我也无需乎悔恨／娇美的容华竟毁于一旦／我本当守着它渐次凋残”。诗人看来很善于从各种角度为自己节哀，这说明他是不有经验的、老练的重理智的情场猎手。雪莱则反之。雪莱是个陶醉于柏拉图式恋爱观中的人，比较单纯天真，喜欢哲理思维，因此才能写出“爱底哲学”（190页）这样的爱情诗来。为了说服恋人吻他，居然要动员山川河海，阳光月色，海波大地等世界万物来宣传一番自然律——泛爱主义！我想，他的好友拜伦读了准会对这种迂夫子气抿嘴一晒的。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清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姊妹把弟兄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只活了二十六岁的短命诗人济慈，在病贫交迫中，渴望无邪专一的爱情，要求“整个拥有”对方，“整个的！／那身姿、美色、眼、手和你的吻——”。他的情诗色彩浓艳，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丰盛的知觉美，例如经常写到“柔嫩的手，更柔的胸，／娇音和红唇／温馨的呼吸……／明眸，丰盈的体态，细软的腰身”等等，表现出他特具的感受力。也许因为他自知不允于人也，不时把爱与死连系起来，这里选入的二首诗“我恳求你的仁慈”（199页）和“灿烂的星”（200页）都提出没有爱，就会死的想法，以致成为他心理特征的反映。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女诗人——伊里莎白·布朗宁。她十五岁时坠马，身受重伤，后来冲破家庭的干预，与著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秘密结

婚。她献给丈夫的恋歌表现了一位女性的诚挚感情和深刻感受。最初因为对方是名诗人，她自己是长期病号，不免受宠若惊，继而认识到爱就是美，就值得你接受，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不问着火的是庙堂或者柴堆——是栋梁还是荆榛在燃烧，火焰总跳出同样的光辉。这样她的精神就升华了：“我忽然成了一尊金身／感觉到有一道新吐的皓光从我天庭／投向你脸上”，这是歌颂爱情富有崇高的精神力量，能使“陋质”发出光采。《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集》第二十九首（205页）描写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别有情趣。她说“我的相思围抱住了你／绕着你而抽芽，象蔓藤卷缠着树木／遍发出肥大的叶瓣”，那蔓延的一片青翠倒反把树身遮住了。她不愿怀着思念而失去“更亲更宝贵的你”，宁可“你”显现出来象一棵坚强的棕榈树沙沙地摇撼着树杈，叫绿叶摔下来狼藉满地，那时“我再不想你——我是那么地贴紧你。”一般人怕是想不到这么细致入微的。

同样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女诗人，美国终身未嫁的狄金森则表现出斩金截铁的男子汉气概，而不是女性的柔情，处处显得对爱的坚贞不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诗风已逐渐脱离浪漫主义而开创了现代风格。她的句子简短，有许多省略语，想象跳跃，意象新奇，许多地方需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补充。例如：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我若和你同在一起，

暴风雨夜就是

奢侈的喜悦！

风，无能为力——
心，已在港内——
罗盘，不必，
海图，不必！

泛舟在伊甸园——
啊，海！
但愿我能今夜，
泊在你的水域！

第一节是明白好懂的，第二节就需要略加思索了，因为诗人突然引进了一个新意念，把爱情比作在夜海出航的方舟：有了所爱者同在，即使暴风雨也不是惧了，“心”已定在港内，有所归属，不需要罗盘和海图的指引；第三节里的“伊甸园”本是圣经中人类爱情萌生之地，诗人祝愿自己能在暴风雨之夜如一片方舟安泊在海的水域。这里想象的大跨度跳跃，表现方法上的集纳和省略就是现代派诗的标志。与浪漫派诗相比，它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练和浓缩。

爱情是一种涉及伦理道德的情绪状态，它不可避免地反映作者的精神境界。革命诗人的情诗就另有一种情调和风格。他们的视野广阔，不局限于一般人的“卿卿我我”式的柔情蜜意，而善于把爱情生活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并摆正它们的位置。裴多菲的名句“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将爱情牺牲”，这是大家熟知的。“秋风在丛树间飒飒地响着……”（293页）就从自己眼前幸福的爱情生活联想

到在暴君淫威下争取自由的广大人民和未来的胜利前景，情诗就有了更深、更广的涵义。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前线所写的情诗“等着我吧”（426页）要求爱人排除各称干扰，苦苦地等待他回来，认为这种等待能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出来，“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只有你我两个人明白／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你善于苦苦地等待”。爱的力量可以战胜死亡，这是革命者的信念和情怀。土耳其著名革命诗人希克梅特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他的爱情。“我坐在大地上”（525页）在把爱人比作夏天的大地，春天的天空，田野里的篝火以后说：

我和人们在一起，
我爱人们，
爱运动，
爱思想，
爱我的斗争，
你是我斗争中的同伴，亲爱的，
我爱你。

这位曾在1952年访问过我国的诗人用极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战友式的爱情，格调崇高而清新，非一般凡夫俗子之作可以比拟，诗风上则是现代味的，有散文化的特色。

上面是我在初读本书时得到的主要是关于象征派、玄学派、浪漫派情诗风格的一些感想，写下来供读者同志参考。正如苏联诗人锡巴乔夫所说，“爱情是一本永恒的书”（403页），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欣赏

爱情诗，我说的不过是千万分之一二。祝愿读者通过对本书的研读，获得精神上的丰收和艺术上的享受！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有古往今来世界各国著名诗人写的爱情诗三百余首，所选作品感情深挚，构思新奇，风格多样，文采绚丽，是我国目前最为齐全的一本外国爱情诗集。译者也多是翻译界的高手名流。

目 次

略说爱情诗的风格（代序）……………袁可嘉

希 腊

萨福

相思……………（ 3 ）

断章……………（ 3 ）

给安娜多丽雅……………（ 3 ）

失去的友人……………（ 4 ）

阿斯克莱庇阿得斯

歌……………（ 7 ）

意 大 利

但丁

“我的女郎眼里含着爱意”……………（ 11 ）

“我的女郎，当她向别人致意”……………（ 11 ）

彼特拉克

劳拉的面纱……………（ 14 ）

十四行诗……………（ 15 ）

夸西莫多

岛……………（ 17 ）✓

西 班 牙

贝克尔